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三

椰環子孚

澇陽張潛上若評註

男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立春

原註大曆元年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此言  
上書賜菜傳纖手送青絲俗相送此言風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  
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一意轉折成詩不見排比在公集中又一體裁○錢云立春日以蘆菔芹芽爲菜盤○生菜新菜也纖手謂女

手切之送風俗相送也  
那對言不見此菜也

### 原註

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

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爲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

言盜賊不能久據也

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 原註

鶴曰軍旅風塵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此首言草

堂之勝

原註

洙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張孟陽劍閣銘形勝之地非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

稽留  
已二

年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原註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  
雙隃麋墨一枚公嘗爲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箋煩相向。纖綺恐自疑。煙添  
纔有色。風引更如絲。是細雨景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楚地煖故立春時可用箋服絲○前  
細雨尚熱未引悲秋恐雨多生涼

### 原註

趙曰冥冥兩句憂之之辭也唐諺云春甲子雨赤  
地千里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洙曰  
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繩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妾在  
巫山之陽旦爲行雲暮爲行雨又九辨悲哉秋之爲氣  
也夢弼曰兼催宋玉悲謂雨過當淒然如秋也

###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  
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公孫述躍  
馬稱帝時  
蜀正亂公言己杖藜遠遁正妨亂賊躍  
馬之禍非故離羣此明去蜀適楚之故

###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

簷瓦如鳥翼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

啼

真景老筆寫蜀中如畫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

作傍人低

申云江樓句他人說不及此。春風見謂子規當春風中見夜色淒謂當夜色聞之而淒見淒二字俱貼子規

上末客愁二句又淡一層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臨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  
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鶯起丸藥流鶯轉呼婢取酒  
壺續兒誦文選言聞兒誦文選而已亦相繼取誦公生平熟於此書晚交嚴明府矧

此數相見

原註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

原註

謝玄暉詩雜英射芳甸沈約詩雨檻雲欄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

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形宮

此指祿山陷兩京事

中宵焚九廟雲漢爲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曾

卽層

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

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

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

數句傷直非體

當寧陷玉座白間剝畫蟲

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百歲翁謂父老輩

車駕旣云還檻角歛

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

前春禮郊廟

此指肅宗恢復事

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

羣公登堦捧玉冊峩冕聆金鍾侍祠恧先露掖垣邇濯龍

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

并言先後翠羽猶葱蘢

前者厭羯胡

明皇出奔

後來遭犬戎

代宗避吐蕃之亂出奔

俎豆腐膻肉

采恩行角弓安得自西極

以下皆預擬語

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

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

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

謂從之歸農

冗官各復業

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

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若飄蓬

見不能遂歸號之願

此因代宗還京追述祿山初陷長安肅宗恢復往事前半直率非體後半真救時名奏疏。解瓦謂落下之瓦○錢云木主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旣復舊物建主作廟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合昏謂至暮氣合昏暗也錦幪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故曰散○表逆節上表賀僭位之節○白間門扇青瑣之間以白塗之○先露謂先朝露而逝者先帝也○濯龍門名○鏡奩翠羽乃供后妃神御之物陰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流涕令易脂澤裝具○西極指吐蕃山東指史朝義諸降將安得自西極以下十句當時長安再陷空虛公欲招河北山東安史餘黨盡知順逆歸命朝廷以其人

民實關中是在上能下罪已之詔不責往愆以來之眞  
當時要著措詞渾然尤妙○冗官復業四句因亂後賄

賂公行賣官鬻爵名器太濫故公欲罷散

冗無用之人使務本業此皆救時急務

### 原註

趙曰形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爲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間安祿

山陷長安脩可曰錦幪鞍帕也禮記天子當寧而立師曰白間黼扆也畫蟲畫雉以飾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

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

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享于太廟有事于南

郊黃曰公時爲拾遺諫官故稱近臣按舊史乾元元年

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人新廟甲寅上親

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

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

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閩中無容更預陪祀東都賦天官

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夢弼曰俎豆

腐膾肉謂汙漫祭器采思行角弓謂操弓矢狼藉宮廟

也漢紀注采思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已之念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爲本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今近山居民尙然杜於情事何

切當

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

不敢入蜀

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

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

恐久臥不能行

故徐步以試之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

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

謂有稷契見用則致治易也

犬戎

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

援

雖非少陵得意之章、而其切至語終不可廢。○錢云梁簡文詩峽山七百里巴水三面曲。公謂峽開四千里蓋

統論江山之大勢、非專指峽山也。○思王孫卽指代宗此正言也。觀後爲君臣子字便知。○隨其皇謂武隨玄

宗逝籬雀公自謂觀此二句

則錢以太將爲郭英乂未是

原註

趙曰峽開四千里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

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淡山賓窓一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二句言抱病更歷多年似乎年數已足死爲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敘節改具物

對羈束

具供用之物  
卽下芽筍等

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

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

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

二句言先賢尚多埋沒不得一官也援引

慰居然綰章級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

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

濟時身遠彌曠職

身遠於朝廷謂在幕下也

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

循文守文也言廟算自有正道公欲於天衢獻直言也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祉稷形

骸今若是

謂老也

進退委行色

謂一付之行色通塞不敢預定也

原註

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巴鶯一作巴稼爲是漢書劉章云淡耕穀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豈

多耶趙曰臺郎爲省郎也公時爲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洙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爲劍南叅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原註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爲鳥

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申云起四

語奇肆或作自注膽小之過也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

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他本知恩

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

看猶解二

字則此詩蓋譏名刺史不知尊王也是前杜鵑有無以順逆而分真確解

今忽暮春間值我病

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原註此起此結皆出意表

夏竦謂前四句乃序本題下甫自註耳以叶韻誤以爲詩不知此與古謠無異豈復以韻爲限耶樂府江南古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公詩不欲觸忌每多微詞此詩通首作比其借杜鵑以喻藩鎮無疑○錢云黃鶴本載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悒悒而崩少陵感是而作此解未是無論大曆元年公在雲安明皇晏駕已久且杜鵑有無之義更作何解耶

原註

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

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偶偶者然也是篇前後凡五杜鵑豈得以文害

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皆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晉羊祐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原註按集有答鄭十七郎詩  
云把文驚小陸卽是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

意不歸竄身跡非隱

二句公自言

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

姑人

息則好戲狎鄭獨以敬相與與上溫溫應

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

想時有哂鄭爲太拘

者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

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

言長途皆賴藥

餌也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

步趾徒

追隨飯

葵董

茹素也

數杯資好事

謂招友之事

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

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

裹容豈爲敏

排金門上書也豈爲敏言非衰老所

優爲

原註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適曰小惠相需則侮慢無所不至殊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